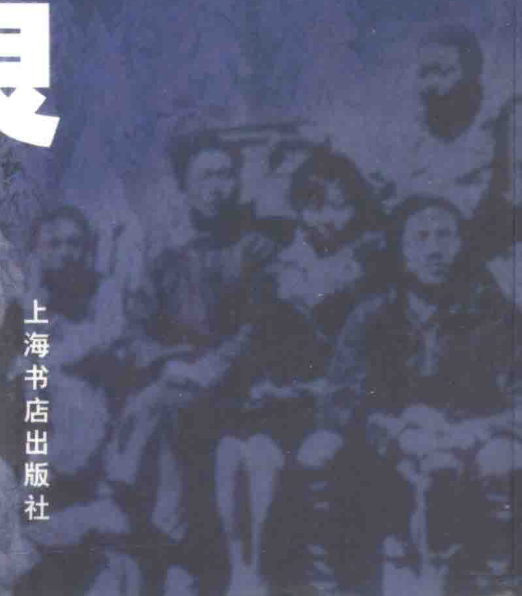




忧郁的东北人

孔海立●著

端木蕻良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中国文化名人
传记丛书

中国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忧郁的东北人

端木蕻良

孔海立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 中国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

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

孔海立 著

-
- 责任编辑 ☐ 郑晓方
封面设计 ☐ 柯国富
技术编辑 ☐ 张绍军
出 版 ☐ 上海书店出版社(福州路424号)
发 行 ☐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 上海东亚彩印公司
开 本 ☐ 850×1168mm 1/32
字 数 ☐ 190千字
印 张 ☐ 8.875
出版日期 ☐ 1999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 0001-5000
书 号 ☐ ISBN 7-80622-477-7/1·134
-
- 定 价 14.00元



1928 年秋端木蕻良摄于天津南开中学



端木蕻良和萧红，
1938 年 3 月摄于西安。



1938 年 3 月于西安。自右至左：丁玲、端木蕻良、
萧红、聂绀弩、田间、塞克。

時代文學

創刊號

文 封 周
及 圖 本 增
編 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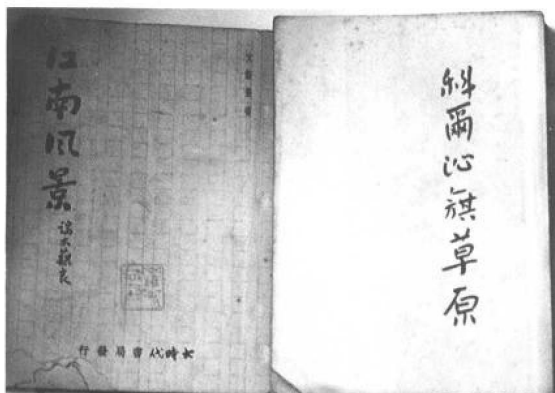


版 出 就 評 批 代 時
日 一 月 六 年 十 三

1941 年周鯨文、端木蕻良
主編的《時代文學》



1939年9月10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北平联谊会成立合影。前排左起：端木蕻良、方白、王浩之、陈子展、阜东、萧红、靳以、魏猛克、胡风。



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和《江南风景》初版本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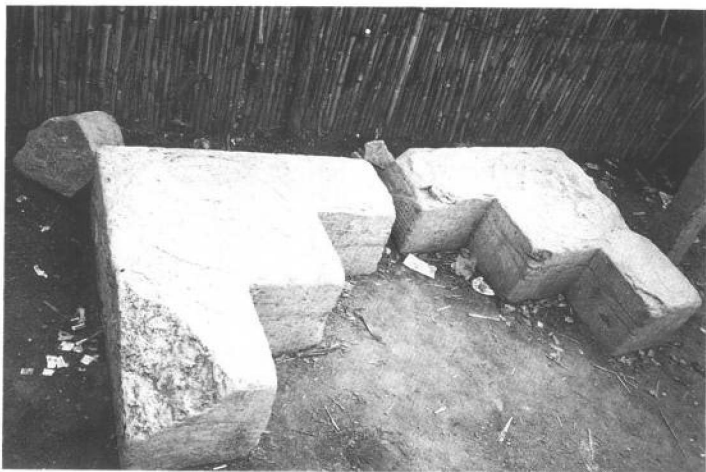


东北昌图县鹭鹭树村（端木蕻良的出生地）附近的鹭鹭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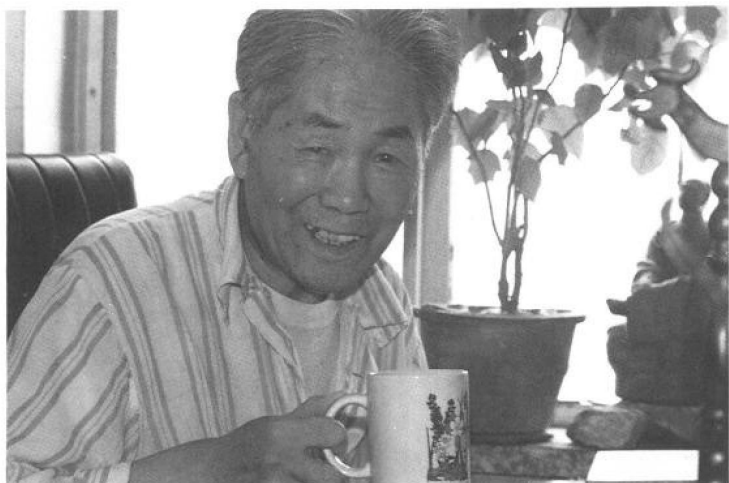


本书作者与端木蕻良合影

天津南开中学学生宿舍，端木蕻良于1928年至1931年在此住读。



端木蕻良祖上传下来的两块下马石，现存于昌图县月亮村。



晚年的端木蕻良

1987 年夏，
端木蕻良和葛浩文摄于北京寓所



端木蕻良和夫人钟耀群于
1995 年 6 月 25 日北京寓所

序

□ 葛浩文

1996年的新年以后,我有机会再次访问香港,并计划前往阔别六年多的中国大陆,特别是北京。此刻,我的心情是复杂的。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办法解释其中的理由,但我可以坦白地说,我是兴奋的。只是在这兴奋里面又似乎掺杂着一些胆怯,迷茫和踟躇。

然而,无论如何我都要起程了。我不知不觉地想象着和朋友们相会的场面,酝酿着拜访的名单:其中有所尊敬萧乾、文洁若、杨宪益夫妇、王观泉以及另一些久别的老朋友。这些朋友的坦率和热情使我过去几次访问中国大陆的经历都变得更加难以忘怀,并使我在我的研究领域里能够获得成果。当然这里面也包括端木蕻良。

准确地说,上一次见到端木蕻良是十年以前的事了。那时候他和他的老伴钟耀群以及一只没有尾巴的老猫住在北京

朝阳区的一套小公寓里。虽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磨难,端木蕻良的健康受到摧残,但他的精神仍旧是振奋的,情绪是明朗的。我已经记不清那一次我们在一起吃了些什么、喝了些什么、谈了些什么,只记得端木蕻良非常热情地款待了我。我们的见面并不是为了工作,而是像老朋友一般的相聚畅谈。谈话是轻松的,我的心情也是轻松的。这又使我回忆起我初次见到端木蕻良的情景:那是在1980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当时我除了兴奋以外还有些紧张,因为要拜会这么一位在萧红最后的日子和她共同生活了四年的端木蕻良,是我想望已久的,而且是研究萧红必不可少的。尽管外界对端木蕻良的评论褒贬不一,这似乎更增加了他的神秘色彩。而我紧张的则是:我所要拜会的端木蕻良,正是我在我的《萧红评传》里直截了当地批评过的人物。我相信端木蕻良一定已经看到了我的批评,而我不知道他会怎样对待一个批评过他的人。想到这儿,我更加有些惴惴不安了。

但是当我和我的陪同来到端木蕻良的寓所的时候,我便发现我的紧张和不安都是多余的了。当时端木蕻良一家住在虎坊路一所更小的公寓里,他十分宽厚并非常真诚地和我交谈,而且对我的研究倍加赞赏。那一天,我一口气向端木蕻良提出了一大串有关萧红的问题。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有关萧红病逝的细节,万万没想到端木蕻良的反应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只见他突然用一把扇子遮住了他的脸,无法控制地嚎啕大哭。哭声甚至惊动了他那在隔壁房间里忙碌着的老伴,连忙赶过来查看,这让我更加不知所措。接着,端木蕻良断断续续地述说他内心的痛苦,他不断自责自己没有能阻止1942年香港的那次错误的手术,结果加速了萧红的逝世,他甚至感到罪过。为了萧红,端木蕻良竟在外

人面前无法控制地痛哭流泣,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那次见面以后,我便英译了一本端木蕻良的小说集《红夜》,并撰写了几篇有关他的作品的评论文章,我想对此端木蕻良都试图阅读过了。

15年以来,端木蕻良和我一直保持书信往来,他常常送我一些他自己的书籍;每逢新春佳节都会给我寄来一份贺年卡,有时还亲笔题字、附诗。我知道最近几年,端木蕻良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特别是新近期间又“中风”了一次。但我没有想到,1996年再次见面的时候,端木蕻良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差。不仅行动不便,而且说话也含混不清了,他的讲话不得不通过他的老伴“翻译”。不过他的记忆力是清晰的,而且思路敏捷,还专门赠送他最新出版的书籍给我和我的一位同去看望他的美国博士生,并亲笔题字。一笔一划,仍旧苍劲有力。临别的时候,大家合影留念,端木蕻良突然抓住我的手,示意让我坐到他的旁边。这以后,整个合影期间,他都抓着我的手,紧紧地抓着,似乎不愿意放我离开。是否他已经预感到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这是在我回到美国的大半年以后,在1996年的初秋时节,听到端木蕻良在北京不幸去世的消息以后才意识到的。悲痛之余,使我感到欣慰的是,能够在他去世之前再次和他相见。

端木蕻良早于30年代中期崛起于文坛,以其磅礴壮观的气势、绚烂多姿的文采、塞外草原的乡土气而著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此而形成的端木独特的文学风格。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因素,端木蕻良长期以来被批评界所忽视,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得到应有的评论研究。甚至对整个抗战时期的东北作家的研究也只停留在一定水平,始终不能进一步突破。

记得1988年,我离开了旧金山,前往美国洛矶山东面的科

罗拉多大学任教,其中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在那儿寻觅并培养有兴趣研究中国东北作家的博士研究生,来继续完成我对东北作家的研究。非常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孔海立。他当时已经是科州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博士候选人,他不仅对东北作家很有兴趣,而且于研究投入了相当精力。这部书是孔海立在他的博士论文第一章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能够为一个长期有争议的作家写传,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本书资料翔实,叙述客观,尤其是不少有关端木与其他同时代作家(如鲁迅、茅盾、胡风等)之间往来的材料都是第一次得以公开的。这些材料的披露无疑会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唯一遗憾的是,端木蕻良本人已经无法亲自看到这第一本《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了,这是我们所有的端木蕻良研究者的悲哀。然而这本《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的问世,仍旧是值得庆贺的,不仅仅因为是研究中国东北作家的又一成果,而且也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又一突破。我为之而感到骄傲。

1996年10月18日于美国科州博德

导 言

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有一个天才的多产作家——端木蕻良(1912—1996)。可是,长期以来,他一直被忽视、被冷落、甚至几乎被批评家们遗忘了。端木蕻良是自30年代初期开始他的写作生涯的,到了30年代中期,他渐渐著名起来。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他共发表了五部长篇小说(不包括未完成之作)、近百部中短篇小说、众多的散文、杂文、诗歌和剧本等。一直到他80多岁的时候,他仍旧在北京的寓所里继续写作。那时他正在撰写的是三卷巨作《曹雪芹》。《曹雪芹》是一部大型的传记性文学作品,端木蕻良在年迈多病的情况下,居然顽强地完成并出版了这部多卷集小说的上卷和中卷。下卷的资料也早于1994年就基本收集齐全^①,遗憾的是,几次死里逃生的端木蕻良还是无法如愿以偿,1996年10月端木蕻良离开了人世。

追踪端木蕻良的创作轨迹,不难发现,这位被称作东北作

家或者是东北流亡作家的中国现代作家是相当有成就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和文学史家郑振铎早在 30 年代中期,就高度赞扬了端木蕻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他在给端木的书信中这样写道:

“这将是中国十几年来最长的一部小说;且在质上也极好。我必尽力设法,使之出版!”“这样的大著作,实在是使我喜而不寐的!对话方面,尤为自然而漂亮,人物的描状也极深刻。近来提倡大众语,这部小说里的人物所说的话,才是真正的大众语呢!”

郑振铎还充满信心地预言:

“出版后,预计必可惊动一世耳目!”^②

1936 年 8 月,端木蕻良在王统照主编的大型期刊《文学》上发表短篇小说《鹭鹭湖的忧郁》以后,文学批评家胡风立刻称赞说,“与其说是一篇小说,还不如说是一首抒情的小曲”,“这一篇无疑地是今年创作界底可宝贵的收获”^③。

1939 年,端木蕻良的长篇巨作《科尔沁旗草原》经历了长达六年的辗转终于问世,立刻惊动了文坛。批评家巴人特别发表评论文章《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文中指出:“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有他最大的成功之处,语言艺术的创造,超过了自有新文学以来的一切作品:大胆的,细密的,委婉的,粗鲁的,忧抑的,诗情的,放纵的,浩瀚的……包涵了存在于自然界与人间的声音与色彩,我们能在一切既成作家里,甚至于中国文学的传统里看到极瑰玮的绘画的色彩,但我们很少听到音乐的语言。”巴人甚至赞扬端木蕻良“是制造语言的唱片的能手”。因为《科尔沁旗草原》可以使没有到过东北的人们,也听到那里的“罄咳、嘻笑、怒骂、诅咒、叹息——各

种各样的语音”。这些语音有些让人感到疏远,但又觉得非常亲切。“巫婆的哭唱,爷们的唠叨,媳妇们的调笑与控诉,家奴们的恭维与装腔,农民的商量和扯淡,甚至如孔老二老婆的放泼,天狗的谑浪——这一切真如绘音绘声。没有一个老作家新作家,能像我们的作家(指端木蕻良)那样地操纵自如的安排这语言艺术了——是多么泼辣,而且有生气呵。我想,由于它,中国的新文学,将如元曲之于中国过去文学,确定了方言给予文学的新生命。”^④

端木蕻良在他的创作过程中对文学主题的关注以及他自己刻意创作的文学话语,已经远远超出了区域性的范围。在他的小说世界里,地理、历史、文化等背景往往是多元的。表现的范围更是从遥远的东北边塞,一直到繁华的城镇都市,其中有粗野辽阔原始的大草原,又有大城市上海。而他的主题辐射则又有另一番独特的天地,在这番天地之中,时而满怀爱国激情,时而又悲切地思乡感伤,甚至长久地沉湎于怀旧情感之中。端木蕻良聪慧又富有幻想,塞外风光、人情世故、贵族大家的森严壁垒,加上国家落难、民族受辱、故乡沦陷,都在他的作品里编织出一幅幅无限壮观的景象。端木蕻良就是通过这种种景象,来渲泄他内心的愁苦,并牵动他的读者和他一起承受着他个人的心理危机的折磨。

但奇怪的是,这位曾在30年代获得如此高度评价,甚至他的小说被有些批评家提高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的作家,自40年代开始,竟几乎名不见经传了。为什么这样一位天才的作家会遭到如此长久地被忽视、被冷落的地步呢?尤其是在这段时间里,端木蕻良并没有停止写作,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40年代发表的,其中有些作品还有相当的突破。但他仍旧逃脱不了被忽视、被冷落的命运。不仅他自己

被忽视、被冷落，甚至连同他早期的一些极为辉煌的作品，也一起被归拢入中国文学史上极不显眼的角落。

一直到 70 年代，西方的中国文学专家们开始注意这块被埋没了 30 多年的中国文学瑰宝。居住在美国东海岸的夏志清教授首先于 1974 年在麻州举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上宣读了他论文《端木蕻良的小说》。而后，他在 1980 年元月法国召开的中国抗战文学研讨会上又宣读了题为《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专论，其中指出：

“1933 年时，端木才 21 岁。没有任何小说家，在 21 岁时完成像《科尔沁旗草原》这样复杂、这样长的小说（小字 510 页）。唯一雄心不相上下的前辈小说家，茅盾，开始他的三部曲《蚀》时是 29 岁，当时早已是老资格的编辑和文学批评家。可是端木不能很幸运地在 1939 年之前将小说出版，……假如出版商真能看出它的价值，《科尔沁旗草原》可能在 1934 年出版，而与早一年出版的主要小说——茅盾的《子夜》，老舍的《猫城记》，以及巴金的《家》——直接争取批评家和一般读者的赏识。有眼光的批评家可能为之喝采，认为这是比那三本更好的作品，理由是它具有引人兴趣的叙述，形式和技巧的革新，以及民族衰颓和更新的双重境界。”^⑤

文中还特别提出，端木蕻良“是第一个现代小说家，自觉地与中国小说的传统一线相承”^⑥。作为一个现代小说家，能在当时以提倡白话文学、反传统为先锋的新文学运动中，逆反“五四”精神，背时髦的革命潮流而承认自己与传统的承继关系，确实也正体现了端木蕻良我行我素、执着追求的一贯作

风。也许这也是他被一般人不能接受而导致被忽视被冷落了的原由之一吧。

夏志清在《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一文中还表明,他“准备写端木的评传,研究他的生平和所有作品”^⑦。自1974年起,夏志清运用西方的文艺理论和大量的心理分析来研究阐述了端木蕻良的小说创作,并发表一系列有相当分量的评论文章,以及端木蕻良的生平介绍等。夏志清在这些文章中特别提出了端木蕻良和他的同时代作家的不同之处,提醒批评界对端木蕻良文学创作的注意。

1975年夏季,香港《明报月刊》连载施本华女士的长篇论文——《论端木蕻良的小说》,文中详尽分析了端木蕻良的两部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和《大地的海》,着重讨论了这两部小说的艺术成就,但其中多为直观的艺术品味,很少理论评述。两年以后,香港小说家刘以鬯的专著《端木蕻良论》由世界出版社出版。在这部数万字的著作之中,刘以鬯尽可能全面地提供了对端木及端木小说的解析,但也许因为当时与大陆的学术沟通交流还不畅通,所以刘以鬯的读解主要为散论。

批评家们这一连串的研究、分析,具有相当的启发作用。尽管当时的许多评论和介绍是片面的、零散的,甚至偶尔有些偏颇,但仍旧一度在海外兴起了研究端木蕻良的兴趣。这种新的兴趣,使得端木蕻良的一些作品,在香港得以重印。

到了80年代初期,中国的一些批评家们总算开始注意到端木蕻良了。他们认识到重读端木蕻良的作品之必要和意义,特别是李兴武、黄花瘦、沙金成等几位可以说是其中最活跃的。他们积极地收集有关端木蕻良的生平资料,注意力集中于端木蕻良的早期创作,即对端木蕻良在1942年以前发表的小说发表评论,为端木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起了重要的开拓

作用。然而,由于受到当时国内文学批评框架的约束和影响,他们的批评偏重作者及其作品的政治倾向,探寻端木蕻良小说中所反映出的阶级意识,思想评判多于文学分析,似乎企图为端木蕻良从政治上给予平反。另外,由于端木蕻良始终被限于东北文学的范围之内来加以评论,因而,端木蕻良小说内在的特质和灵性以及作者创作心理的复杂性往往被忽视,他在美学和艺术创造方面的特殊贡献也就无法深入挖掘。

90年代初,年轻学者沈卫威在他的专著《东北流亡文学史论》一书中特别将端木蕻良及其作品列出专章加以论述,着重对端木蕻良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了新的评价。而后,逢增玉的专著《黑土地文化和东北作家群》又从地域文化、宗教的角度,对东北文学(包括端木蕻良)进行了评述和研究。这些新的研究视角和成果都非常有助于推动端木蕻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虽然海内外的文学批评家们自70年代起先后开始注意起端木蕻良,但到目前为止还没出过一本专论来对这位具有独特个性、独特经历、独特成就的中国现代作家进行完整的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对他创作主体和客体之间关联的探索。其实,端木蕻良是一位十分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中国现代作家,特别是他的小说创造中的那种塞外边疆、东北草原的乡土气息,那种关联着现代城市文化夹缝里个体的颓废。他把渺瀚无涯宇宙天地中的自然原始动力,与人类的个体欲望爆发时所碰撞而产生的悲壮过程写实出来,并把这写实钉绷在时空的框架上加以展现,这种展现正是我们追求的具有美学意义上的史诗性。端木蕻良的写实,还刻意地把人类主体与外界客体碰撞时所显示的渺小、苍白、无可奈何又不甘罢休,表现得淋漓尽致。明明是夸父追日,仍旧穷追不舍,其中可歌可泣的悲